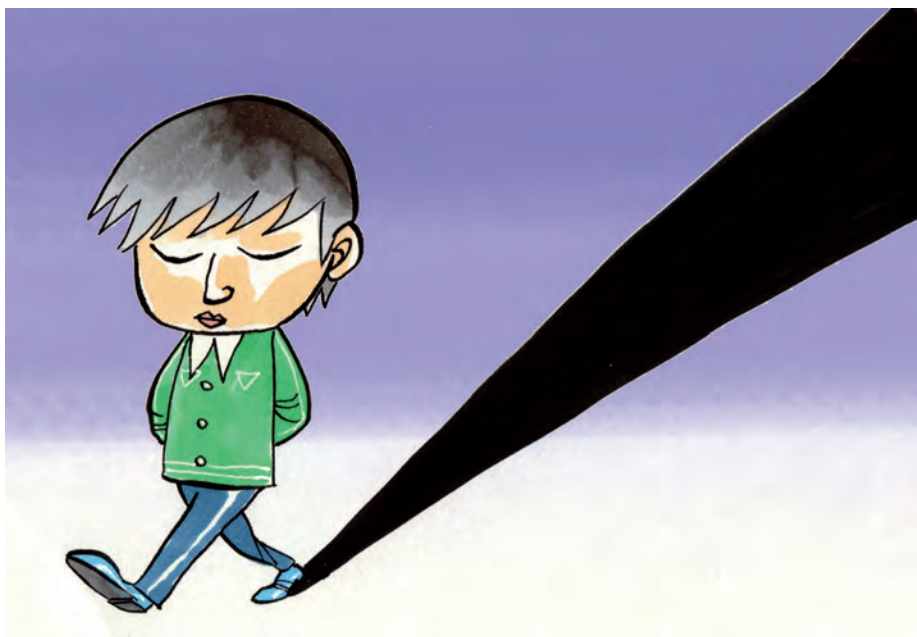


# 那个男孩

□ 胡子妹（上海，教师）



漫画 / 崔泓

我大学的时候教过一个初二的小男孩，和我现在做教师的感觉完全两样。

那时的我自己还很贪玩，责任心不强，但他十分依赖我。他当面叫我老师，背地里写给我的明信片里却叫我“姐”。我时常想，如果现在他是我的学生，我一定可以教好他，不是指功课，是成人。

不教他后，有时看到街上染了发、很前卫的少年，我就会想，他是否属于其中的一个呢？或者，他是否属于很颓废的另一种少年呢？但他应该长大了，成为大人了。

那时我和他一起看电视，电视里有跳芭蕾的节目，他会害羞地捂住眼睛，

指着穿了芭蕾舞服的男演员说：“难看！”我知道他的意思，却不知如何跟他讲。我感觉他当时的心理状态有点不对，功课就并没有教他太多，经常性地和他聊天，听他讲学校的事情。我听出他是孤独的一个孩子，平时喜欢摆弄一些模型汽车、船的零件，书包里全是这些部件。我问他这些都是谁买的，他说是妈妈买的，我不信。

他瘦瘦的，眼睛会受不住我的注视而躲避，然后讨好地拼模型给我看。因为他家离我们学校不远，没课的时候，他也会来找我。次数多了不仅我烦了，我们寝室的人也烦了，便三言两语地打发他走。

可是，有一次，他父母都来找我了，因为有一整天都没见到他，也就是说，他在外过夜了。

我突然想起，他前一天来找过我，当时我正要去看电影，便叫他回去，他答应了我。那么，他现在应该在什么地方呢？我又想起来，他说他喜欢学校里的小花园，可能是因为那个小花园里经常有一对对的情侣在里面，他曾不止一次问我。

我奔过去，果然发现他蹲在池边发呆。他爸冲过去给了他一巴掌，他妈抹开了眼泪，说他拿了家里的钱，也不知怎么花的。而我则想到，他曾送我一支精美的活动铅笔，以及他一书包的汽车模型。我问他晚上在哪里，他说就在那棵大树下。他妈说在他书包里翻到了给我的明信片，才推测他会不会在我这里。但是，他前一天来找我的时候，我却拒绝并赶走了他。

这件事让我很难过，觉得家教真难做。此后，我们自动停止了这一段家教关系。

在我还未正式踏上讲台前，就碰到了这样棘手的育人问题。相比教知识，这是更难的工作。

不知那个男孩后来长成男子汉了没有？当时他妈对我说让他去当兵，真希望看到他高高大大健壮威武的样子。如今，我在一线教书几十年，每每看到有不够自信、闪躲黯淡的目光，就让我心疼地想起那个依赖我的男孩，愧疚、责任同时涌现。我想走进那样的目光，和目光的主人一起看他的世界，去共情、去拨亮。